

嘉雨軒筆記

02



商務印書館

清涼道人著

聽雨軒筆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聽雨軒筆記總序

古今載籍多矣性命理數諸書之外其他著作祇見聞二者足以該之然有能識其大者卽有能識其小者此稗官雜說所以得與經史子集並傳也國初名家咸尙說部舉其書可以汗牛數其目不勝屈指措辭命意雖各不同要皆集目前所見聞而識之以之傳舊紀軼耳清涼道人少窺二酉壯歷四方蜀岡邗水之間五嶺三江之勝皆遍歷焉倦遊歸里負耒躬耕畝作息之餘偶成筆記四編以述生平所聞見蓋考古者十之二三志怪者居其七八而每於敘述中間出莊論雄談以寓微意道人抱負素深乃以田園終老故其見於筆墨者如此嗚呼古人仰屋著書方其窮搜冥索時初不自知傳與否也惟學問宏深識力老當則自不脛而走此書出而問世吾知賞奇好古之士當必有以先睹爲快者道人從先君子遊者二十年瑋素兄事之而嘗聆其教誨今讀是編有敘及先君子事不禁愴然有感於中爰敬題數言於篇首乾隆壬子六月朔日世弟沈璋再拜書

雜紀自序

前朝傳軼紀異之書見於說郛稗海者舉其目不下數百種而昭代叢書與說鈴所載及近日聊齋誌異夜談隨錄新齊諧諸編類皆詭異離奇讀之心愕然而驚談之舌橋然不下實足以廣學問而拓心思不僅資消夏助談已也竊念理之所無而事之必有者古今來亦復何限而失於紀載湮沒無傳者多矣予耳目囿於方隅萬不及前人之廣博然每聆奇聞軼事輒心喜之閒居無事因就平日所熟見習聞者成若干篇所謂自忘其醜聊以效顰耳他日若能見聞稍遠日積月累裒然成書豈非至願容當漸次彙集之而先以數篇爲嚆矢

乾隆辛亥八月朔日清涼道人書

聽雨軒筆記目次

卷一 雜記

保濟侯降乩
趙文敏公宅址
某生奇術
栗公子
紹興奇案
董公遇字星
吳松
葉薛二醫
相字
留人石
湘灘水源
蚺蛇
泗州漁人
蚌精
黑神示夢
開化案

瘰瓢畫
南屏山蛇
遊僧轉世
蜈蚣珠
絕力
一捧雪事實
新市狐仙
醉虎
爐峯龍
阿斑
翁仲精
古佛真身
三巨物
奇山奇水
嶺南異術
張公墓

卷二 續記

岳忠武廟從祀
何首烏
海井水帶
鰻
半月泉題名
葉柳二侯
東林黨人
石中雉
楊髡發陵
郭璞墓
猴
發塚
梅嶺
異蛇禦水
樊公
琵琶記
河南冤鬼
英石

楊莘野
粵西三江
王生
劉專三
跳白船
某生女
畫山
噉
奇孕
產夜叉
劉王
餘杭令
沈公獲盜
伏波山
石上古跡
牡丹亭
鳳凰山寶石
大佛頭

康公義舉

燒酒

工匠魔術

卷三

餘紀

周忠毅遺墨

倉頡祠鬼

華光雪冤

龍涎香

鬼寄衣

掘藏

笄帚精

碧霞髓

趙文華軼事

靈威公墓

溺鬼索替

神騙

覽古跡

四后殺韓

馮瀨亭

慈相奇鬼

三界神

白鷺香

異玉

陸放翁詩跡

大石佛

醫

評話

鍾克聲

一字定案

粵西異草

鄭珏畫

藏物

鳳凰山魚

馮鐵頭

巨鱗

徐文長故居

三江閘

卷四 費紀

沈侍御墨蹟

古鐘

慈相銀杏

酒量

蘭亭源委

龍母井

牡丹亭評話

鄔友仁

銀錢飛

石柱僧跡

仇十洲畫

天財

璞

賭鬼

射早魃

紹興三太守

莊叟技力

夏開基

虎殘

桃花源

瀉渚朱生

李生

安南貢使

墨猴艾虎洋犬

管夫人小照

菊神

閩杭祈夢

龜蛇

火井

某公

鶴秀塔

竹楠

聽雨軒筆記卷一

雜紀

清 清涼道人述

吾邑焦山之麓。保濟侯戴公祠在焉。侯之生歿事蹟及歷代褒封。載在邑志。宋元以來。閩邑士民咸崇祀之。廟貌巍煥。而後樓則奉侯之眞身。乾隆十年四月下浣。予家商農先生扶乩。侯降而言曰。邑有大災。吾固請於上帝求免。而願以身殉之。帝已許我矣。衆異之而不省所謂。惟書神語於廟。勸人修省而已。至五月朔夜。忽殿內火發。延及眞身。樓皆成灰燼。而道士臥室在殿東偏。相距不及丈。簷際皆焦。屋竟無恙。予於次早往觀。心竊異焉。衆迴思乩語益神之共謀重新其廟。於是捐金者。効力者。奔走恐後。閩中木商沈某以黃楮數筏來乍浦。有購其四株爲堂柱者。大可抱餘。講價將成矣。商夜夢一人衣冠甚偉。面燿燿有光。謂之曰。此木係吾屋柱。數已預定。不可他就也。商晨起告諸隣。隣人正談論間。吾邑爲侯建廟而市木者適至。問主人有木堪楹乎。商詢所用。則廟柱也。問廟神之狀。則即昨夜所見。商駭甚。以木助之。即今殿上四大柱是已。四廟皆而顯。所餘尙千餘金。因於眞身樓後闢一園。上至

山巔。以爲遊人登覽之所。商農先生敍侯降乩事。勒於石。而嵌諸前殿右壁。至今尙存。

黃慎字恭壽。號癭瓢子。閩之寧化人。少學畫於同郡上官周。人物花鳥。山水樓臺。盡得其妙。一日熟視其師之所作。而嘆曰。吾師絕技。難以爭名矣。志士當自立以成名。豈肯居人後哉。凝思至廢寢食者累月。偶見懷素草書眞迹。揣摩久之。行於市。忽慍然有悟。急借市肆紙筆作畫。竟拍案笑曰。吾得之矣。一市皆驚。其畫初視如草稿。寥寥數筆。形模難辨。及離紙丈餘視之。則精神骨力出焉。上官周稱之曰。吾門有黃生。猶右軍之後有魯公也。於是其名遂著。遊歷四方。所至推重。居廣陵最久。與鄭板橋爲莫逆交。黃以畫鄭以書。道雖不同。而神理之奇僻。蓋相似也。赴友人飲。見其鄰腐肆之女而悅之。囊無資。不能致也。乃畫一仙女。張之裝裱之肆。鹽商以重值購之。不可問其所欲。則以實告。商因買腐肆之女易之。後至羊城。爲人畫一鐵拐李仙。呂宋國人見而歎曰。若得增一蝙蝠於上。則更妙矣。黃曰。是不難。然非蓄微露及伽楠香作潤筆不可。呂宋人欣然如命。黃乃伸紙縱筆。別成一幅。與之大喜持去。其見重及於外國如此。性嗜酒。求畫者具良醪款之。舉爵無算。縱談

古今旁若無人。酒酣捉筆揮灑。迅疾如風。畫不擇紙。惟丹碧則手自調之。不以假人也。其畫以人物爲最。山水花卉亦奇。古可喜。詩倣金元。書法縱橫。酷似其畫。自評其畫凡三等。最得意者題一詩於上。次則識以歲月。再次祇署癡瓢二字。沈益川夫子遊閩。得其一幅。歸以贈予。并縷述其生平。畫作老人持菊行吟狀。神氣精湛無比。上題乾隆甲申春二月癡瓢寫數字。當是其自以爲次等者。然蒼古奇勁。已莫可等倫矣。閒理畫篋。因舉其概而識之。

吾鄉戴灣村下坦山之麓。有土穀祠。蓋村人祈年報歲之所也。人咸稱神爲元趙文敏公。祠址係其故居。故老傳聞相沿久矣。予考郡志。公宅在郡城中甘棠橋之南。有銀杏一株。爲公故物。予曩時至郡。曾一訪之。公第舊址。卽今鈕姓之居。銀杏在其宅中大陰畝餘。高出雲表。誠數百年之物。今相隔二十年。復至郡城。則樹頂童矣。旁枝猶葱鬱也。戴灣祠址。爲公陽林堂別業。遍植梅花。公有懷德清別業詩。所謂陽林堂下百株梅是也。清溪八景中。有野橋梅雪。橋在慈相寺前。距公別業僅半里許。梅花放時。自橋上望之。若積雪然。故以得名。先輩沈濡羣先生有悼趙祠雙松詩。序中謂祠係文敏別墅。松爲公所手植。挺勁蒼翠。較之

慈相寺數松更爲奇古。康熙某年蟲災而枯云云。予歷據舊聞。祠爲公之別業無疑矣。自戴灣以東。若白楊圩賈塢藤山東衡諸村。皆祀公爲土穀神。二十里內。若公之湯沐邑然。而東衡里則公墓所在。翁仲馬虎尙存。祠在墓東數百步。土人皆云卽是墓廬。似亦近理。猶夫戴灣別業之爲神祠也。從來名士栖遲之所。後人慕其高躅。率皆卽其地而祀之。如蜀中浣花草堂。江南太白樓。黃州雪堂。比比類是。而况別業則生前徜徉於此。墓所則歿後藏魄於此者乎。神所憑依。理固然也。又戴灣祠南半里許。有王氏聚族而居。由來久矣。前輩皆言此爲文敏外祖家。公曾手寫外祖父母像貽之。其家奉爲世寶。貯於竹箒。傳已十餘世。國初尙存。予考文敏撰其父與嘗阡表云。公爲秀安僖王子僖孝宗本生父。五世孫。官至戶部侍郎。娶德清李氏。贈碩人。合葬於郡南車蓋山云云。並無外家王氏之說。前輩所云。蓋誤以李爲王。而戴灣之祠。與王氏相近。遂以爲卽公外家竹箒畫像則附會也。因致文敏宅址而并及之。

乾隆己未。馮在田先生同友遊西湖。至淨慈寺前。見一丐肥黑而短髯。昂然前行。十餘丐身畔各斜挂布囊。攜竹絲籃從之。隨其後者數十人。問之。則往南屏山捕蛇者也。在

田少年喜事。亦拉友隨之行。至寺西山坳深處。得一洞焉。口約尺餘。四周光澤。似常有物出入者。髻丐於洞前禹步持咒。鼓氣嚙口向洞噴之。聲隆隆然。衆丐左右雁行立。各探手於囊。取所貯草葉口嚼之。未幾洞中之蛇潮湧而出。先之以烏梢青梢時鰻。後皆赤鏈虺蜥之類。其形有若蟹若鯉若履者。虎首而蛇身者。頭銳身闊。長止數寸者。細如秤梗。短類棒槌者。赤似硃砂。青同藍靛。綠若銅青。白猶傅粉及黑白相間者。可驚可愕之狀。不一而足。衆丐以所嚼之草汁塗其手。渣塞其鼻。各別蛇類而捉之。置諸竹籃。如拾常物者然。行將盡矣。忽聞洞中作風雨聲。髻丐謂衆曰。蛇王來矣。汝輩速避。亦探囊取草咀嚼。而高舉兩臂於空中。獨立俟之。洞中風聲愈急。一蛇黃首青身。頭有短肉角。大如人股。隨風搶出。徑盤丐身。昂首向丐噴氣。其聲嗡嗡。丐閉目頻噴口中草汁以敵之。蛇首頓垂。而纏繞益緊。衆丐以草進。髻丐口嚼草而手作訣。以向蛇。蛇復翹首鼓氣。丐仍噴汁與敵。蛇首又委頓於地。如是者三。蛇不能支。解纏蜿蜒入洞去。當人蛇相敵時。衆丐檢拾餘蛇已盡。欣然而歸。至寺前。而髻丐之面漸腫。須臾耳目口鼻皆平。急呼衆丐嚼草齊噴之。隨噴而腫隨消矣。旁人問巨蛇何故舍

之。答曰。此蛇王也。我若殺之。則四山蛇王畢至。吾輩無噍類矣。吾昨來此持咒聚蛇。故南山之蛇。今日羣聚於此。此次捕捉之後。四五里內有五年無虺蜥之患。然吾亦數年不可過此。恐蛇王見仇也。南屏曉鐘亭子右側階石。人或坐之。必紅腫潰爛至骨。衆使髻丐視之。丐曰。此下有毒蛇。因身長石中不能出。故於縫間透氣。人適值之耳。啓其石則兩石之間。有物蛇首而身扁如巨鯽。蓋石壓所致也。丐曰。此虺也。身不能出。故尙留此。否則亦歸於山洞。早爲吾所捉矣。因撮而貯諸籃。人問諸毒蛇何所用而亦捉之。曰。貨於藥肆。一種自有一種之功用。蛇愈毒而效愈神。其價不貲。所以捨命作此險舉也。寺前之人。咸其捉盡毒蛇。醢錢置酒款之。衆丐歡呼暢飲。以囊中草酬主人曰。此草最能解毒。無論蛇傷蜂螫。疔毒癰疽。嚼而敷之。無不立愈者。勿妄用也。遂攜蛇而去。此事聞諸在田已五十年矣。歲久忘之。表弟蔡汝伯向曾聞予言及。茲予纂雜紀。因問此事亦經列入否乎。予深愧老而善忘。衰可知也。亟濡筆記之。吾邑乾元寺在吳堯山北麓。其地背山面河。縣城聳峙隔岸若屏巖然。門前橫亘大道。地僻山空。過者絕少。予外祖謙六公少時與某生讀書其中。生年長於公。喜習陰符奇

遁之術。公以有妨舉業。每非笑之。一夕月色明甚。徘徊庭際。生謂公曰。吾有薄技。秘之久矣。今夜靜無人。請君觀之。幸勿泄也。公諾之。生起。閉外門。囑公遠立。簾中出一劍。長二尺餘。晶瑩奪目。持而舞於庭樹之下。劍光丈許。周環其身。覺空中細物簌簌落地上。舞畢。公拾視之。乃樹之細枝也。長約寸餘。修短若一。公異之。欲撫其劍。生斬曰。劍有神光。觸之恐不利於君。遂匣之而寢。自是每逢月明。則舞。公曰。此樹蔽日藏風。爲書屋之蔭。舞時幸勿芟其枝。生唯唯。然舞亦不數數也。一日薄暮。同閒步山門外。生笑謂公曰。我讀奇門。君常笑我。今請試之何如。乃中立於路。畫地作圈。徑可丈餘。取瓦石數十塊。分作八絕。勻列圈際。邀公坐於山門檻。以俟之。少頃。一人衣白衫。挑糖擔。手執小鐮。于子而來。生所識也。欲止之。已走入圈內矣。生遽曰。殆矣。恐遭顛仆。奈何。言未竟。其人觸石而蹶。糖盤皆碎。且傷膝焉。委頓而去。公駭然問之。生曰。此武侯八門陣也。今日干支皆火。而其所衣所持皆屬金。且入驚門。出傷門。宜其蹶也。公大異之。翌日。公請生如前。畫圈於路而觀之。方展布間。忽隔岸城上有人厲聲呼生姓名曰。汝今日又作戲劇傷人乎。生遙見。遽伏他叩頭曰。不敢不敢。公聞其聲似山

喚音。觀其人面頰而目大。餘以遠望。且雉堞蔽之。不能悉也。須臾冉冉去。公扶生起。則面色如紙灰。戰慄不已。再三固問。祇曰。此吾師也。終弗道其原委。惟戒公勿泄於人。此後并不肯舞劍矣。歲終各歸。公素謹秘而不言。人無知者。後數年。生暮遊江豫。移家而去。音問遂絕。予垂暫時。見公酒酣歡笑。掀髯談此。惜予年幼。不能記生之姓名住所。今公亡已五十餘年。無從考詢矣。辛亥六月。偶閱劍俠傳。因憶前事。約略志此。

乙酉二月。予至紹興。沈益川夫子招同沈康勤。祁顯仁。遊西郭門外之蓮花菴。土名荷見釣橋之南百步許。有巨室焉。前臨田野。左傍城河。屋宇雲連。牆垣山峙。詢之。爲郝氏之居。康勤素與郝善。歸途因過其家。郝氏兄弟八人。近惟其長兄曰聲來。及七八兩弟在。餘俱歿矣。聲來年六旬外。體幹魁岸。勇氣勃然。若不可禦者。其弟則身怯弱而貌溫。和。予疑爲異母兄弟也。歸而問之。康勤曰。非也。有因果在。聲來之父某。向於西郭門外虹橋邊。開安歇飯店。多日徵雪。天將暮矣。一行脚僧。頽然而長。挑行李進店。問郝曰。此去能仁寺路若干。郝曰。城中能仁寺有二。大能仁寺在南門。距此十餘里。小能仁寺在西郭門內。與文橋之北。越王

祠側。辭此不及三里。僧曰。我有道友。將往訪之。渠當日未嘗告我備細。我今先往小能仁寺一問。遂以行李置於客房而去。至二更。城門已扃。而僧不回。郝疑其道友留宿矣。候至三四日。僧仍杳然。郝有行李千係。親赴兩能仁寺尋之。則皆無其人。遂移其鋪蓋竹箱。置諸內室樓梯之下。舉之甚重。郝以爲鐘磬經文之類。不之疑也。惟扁挑圓而且長。兩頭裹鐵。若槍棍然。亦并置之一處。已數年矣。一日郝妻挾重物下樓。至梯半而板中斷。連人墜而下。壓僧之竹箱碎焉。因撥出整理。而箱底亦脫。檢視則內皆黃白珠玉諸物。駭而藏之。夫婦私議曰。飯店利益甚微。盡以其銀作本營運。僧若來取計息還之可也。嗣後改業米店者數年。僧竟不來。漸至囤米積穀。家日以饒。而苦無子。又年餘。妻有孕矣。冬日薄暮微雪。郝獨坐店中。見僧突入。起而迎之。僧不顧。竟入內室。倏然不見。妻旋分娩得一男。郝名之曰聲來。蓋以同音寄意也。後復連舉七子。聲來自幼儉勤。且能徹夜不寐。巡行室中。盜賊爲其所卻者不一。乃父頗得其助。但氣質粗暴。勇力兼人。常持僧所存扁挑而舞。若素習者。又涉視諸弟。每拳揮之。弟訴於父。父不答。一日置酒於蓮花菴。獨召聲來飲。謂之曰。吾非汝不及此。然汝宜自

收斂。若毆人至死。則必罹刑。不得坐享前福矣。戒之。戒之。聲來口雖諾而心不省所謂。然後亦漸醇謹。郝年老爲諸子析居。以財產剖爲十分。聲來得其三。而七子各得其一。七子有後言。郝召而謂之曰。我如此處分。尙未免有屈阿大。若欲均平。恐日後阿大別有施設。汝輩難安枕矣。諸子雖不敢違。而亦不省所謂。旁人皆疑且訝之。郝病危。以一篋授聲來曰。此是汝物。汝自藏之。啓之皆黃物與珠玉也。郝前祇借用其金銀。而餘物則什襲以待。僧聲來生後。遂留畀之。至是始出以相授。聲來以父命雖爾。然不肯獨私。與諸弟均分之。及郝卒。其妻始私告其弟。其弟方悟姊夫所以獨厚聲來之故。稍向人言之。遂傳於外云。

郡城東門有栗公子祠。乾隆戊辰秋。予以院試寓沈氏連霞堂。去祠僅半里許。因往遊焉。祠在東門水城上。小屋三楹。公子像垂髻束髮冠衣紅袍。向城外端坐。笑容可掬。旁無侍從。亦無碑記。考郡志。公子爲河南夏津栗公祁之子。遺其名。明萬歷間。栗公守湖州。大旱民饑。公以蠲租散賑。請於上臺。不許。因遣公子叩閭以請。得旨允之。公子抱病。晝夜馳歸報命。甫至東門而卒。郡人德之。肖像祀諸城上。後人呼爲栗祁公子。又以蠶瘡而死。稱力竭公子云。乙

已九月。予至郡。客北門金兆滄所。與其友潘姓言及公子事。潘曰。祠已毀矣。近祠有某姓者。其女未嫁。而娠。父母苦詰之。女言每至夜分時。輒有金冠紅袍者自窗隙入。與之寢處。幾及一年矣。詢其貌。則栗公子也。其父怒。碎像投水中。改塑文昌帝君於內。蓋丁酉年事也。予始聞而駭。繼而疑之。夫公子自明代崇祀以來。距今已二百年。從無怪異。何以至今日而反作妖淫耶。是必其女爲人所挑。恐有娠事露。故嫁禍於公子。以自脫耳。與猶園所載周宣靈王事絕相類。其父不察。遽毀其祠。使公子於二百年後蒙不白之冤。可恨也。當事君子若能力排無稽之語。重爲肖像而祀之。則不但昭報功卹勞之意。而其誣亦得藉以剖雪。豈非盛舉也哉。然而難其人矣。

廣西南寧府稅關。在城外江畔。因左江之水消長無常。故於浮筏設關。以便牽放依岸。乾隆甲子秋夜。岸上人望關前旗竿斗內。熠熠有光。已月餘矣。一日大雨如傾。人於樓上遙見雷火下擊旗竿。而斗中有赤光上衝數尺以拒之。雷輒引去者三四。忽霹靂一聲。屋瓦皆震。赤光頓息矣。雨亦尋止。守關人仰視斗內。若有物然。緣竿探之。則其中蟠一蜈蚣。長可五尺。紅黑燦然。已爲雷火所斃。衆大駭。出而

懸諸竹竿。誇示行旅。是夕。關上有廚役李敏者。夜深出洩。見蜈蚣頭上放光。心知有異。竊截而破之。得一珠。大如龍眼。因匿之。而棄蜈蚣於水。次早人覓蜈蚣不得。皆以爲復活而去矣。李置珠暗室。夜可代燈。一日其妻把玩間。鄰婦適至。妻恐爲其所見也。急納諸口中。以避之。少傾吐出。卽遍身發熱。肢體紅腫。幾至危迫。尋悟銜珠之故。遂用雄黃和藥服之。洩旬始愈。李持珠至廣東省城。求售。西洋人見之曰。此蜈蚣珠也。人爲毒蛇所嚙。卽以此珠熨之。惡水當泉湧而出。立致平復。惟不可以之近口鼻耳。瓊州大賈出千金買之。人問所用。答曰。吾非貪其夜光也。吾郡五指山內。多產沈速伽楠。以惡蛇毒虺甚多。人不敢入。今以此珠往。則蛇虺遠迹。所獲當不貲矣。欣然囊珠而去。李以銀買貨歸。由此致富。丁亥春。予客南寧。友人馮茂枝與李鄰。爲予道其詳如此。

紹興昌安門外某村。有張世昌者。素以沿鄉賣舊衣爲業。出必數月。家中惟老母魏氏與妻同居。妻卽母之內姪女也。某年春結伴出門賣貨。世昌至夏未歸。一日姑病。思食白煮雞。婦宰雞煮熟。就砧斫之。念姑年老齒落。其雞未知煮爛與否。因取一樹膏之。適姑於房中喚媳。婦欲應。而雞

肉方入喉。不能出聲。氣塞而蹶。姑屢喚不應。匍匐出視之。則已死矣。疑其熱天中惡。治之不醒。以母家相隔百餘里。若俟通知而後殮。則恐暑月屍潰。又以其子遠出家無餘財。遂央鄰人賒薄棺殮之。屋無停柩所。外近又乏閒地。而有祖墳遠在五六里外。央鄰人即日昇往厝之。詎婦人死後。因着衣入棺。及昇而行遠。震動其身。雞肉漸下而氣漸轉至黃昏。則霍然大甦。知已在棺中矣。奮力頂蓋而出。茫曠野。四無居人。不知此爲何所。坐於棺側而泣。適有遠村善提菴僧獨脩者。與其工人馬四回子自某處索負。提燈而歸。路過墳旁。聞噉泣聲而問之。婦出以實告。獨修舉燈照之。見婦少而有色。思欲攜歸菴中。以隱語商之。馬四以爲然。遂詭告曰。汝家係吾去順路。吾引汝歸可乎。婦喜諾。同行里許。至一村。則馬四之兄馬二回子之家在焉。馬四知兄已舉家往祝妻母壽。家中闐然無人。頓起毒謀。託言飢渴。欲於兄家索食而後行。至則其門已鎖。撥開而入。時夜已半。鄰人疑馬二歸也。故聞聲而不之問。馬四囑獨修先於竈下燒火。而已入內取米淘粥。入鍋畢。遽拾柴斧。隱至獨修背後。向頭上盡力奮擊之。悶絕於地。復連斫之而斃。持斧向婦低語曰。汝從我乎。否則亦請試斧。婦正

在戰慄。懼而從之。飯畢。席捲其兄之所有。挾婦而遁。次早。鄰人見馬二外門似爲人所撥落。喚之無答。應者疑爲被竊。邀衆同入察之。見一僧被殺於竈下。入內則衣物皆空。亟往其妻家以告。邀之報官。官驗屍後。隨訊問鄰佑及其妻家之人。僉言馬二是夜實係全家在於某所。並未回家。證見確鑿。而獨修之徒。知師被殺。馬四不回。疑四圖財害命。亦控之官。官嚴緝馬四不獲。案懸未了。張世昌之妻父魏某。聞女身故。飛馳而來。往墳上哭之。棺已空矣。聞於官。官細察之。則薄棺薄殮。似非盜墳。乃屍又不見。遂成疑案。惟飭差緝訪而已。未幾世昌歸。見妻死而屍亡。再四尋求。終無影響。秋間。其夥伴李茂元者。復來邀與同出。世昌以母老身單。不能他往。辭之。至次年春。茂元獨自賣衣。至台州寧海城外。見一家門傍河干。有婦浙米提籃而入。酷類張妻。茂元疑之。次日。潛身僻處以覘。則真確無錯。詢之旁人曰。此本縣捕役許保賢家也。茂元遽歸。告之世昌。世昌赴縣求一自緝牌。偕元茂及妻父魏某飛馳而往。伺其妻出。遽擁至縣控之。并呈緝牌爲據。官訊婦。婦直言上年夏間事。并言馬四回子脇婦逃至天台。投親不遇。轉至寧海。貨財用盡。遂投身於捕快許家爲幫役。許屢欲通婦。而婦

不從。一日馬四隨許出外緝賊。數日後許獨歸。謂婦曰。馬四死於水。我已殮之。婦心疑而不敢詰也。是夜縛婦強姦。否則欲殺。婦懼而從之。已數月矣。訊之。許保賢供亦相同。及問馬四死狀。初猶狡賴。嚴刑鞠之。實供馬四係異鄉之人。知無親人根究。誘與外出。乘間以斧擊倒。斫斃之。而佔其婦。官往驗馬四屍首。傷痕宛然。遂問許以大辟。以婦既不知情。屢遭迫脇。情殊可憫。贖杖解回。以結紹興之案。世昌念婦素來幽嫻馴謹。其遭汚垢。實爲強暴所逼。而然告於母而收之。甲申六月。予客紹興永壽堂。沈康勤爲予言此。至係何時之事。及其村名。已不復記矣。雨窗枯坐。書此以資談柄。

予昔在嶺南。經理武緣廳務時。有給使人韋得道者。勇力冠儕輩。廣州時。每簣重一百餘斤。東園鹽。每包重一百五六十斤。鹽艘到時。自水次運至鹽倉。路約二里。例以兩人舁之。然岸高途窄。舁夫必於中路暫停。以舒力。惟得道能獨挑鹽廉四簣。東鹽兩包。縛以長籐。柔木巨梃荷之。徑至倉中交割。力尙充然有餘。初不半途少息也。自館運錢下船。健者挑至二十千止矣。得道挑必四十千。每言恨無好扁挑。否則五六十千易易事。二牛圖於狹路。四角相抵不

可解。人皆遠道行。得道手各執其一角。左右排之。中間四尺餘。牧人始得分驅而去。予臥室窗前。有石峰高可過尋。大有三人抱。欲徙諸牆角以廣中庭。使石工視之。曰。非用三十人力不能動也。更須蘇皮作巨絙。繫而舁之。事始有濟。得道在旁笑曰。此石易徙。但以酒飲小人。力可獨任。予喜甚。飲以燒臠。佐以豕肩。得道袒其衣。兩手撼石。岌岌震動。遂曲腰徐步。且推且移。約四丈許。至牆角安頓之。石工搖首咋舌去。得道出謂人曰。如許物件。不消三分之一力。主人未免重視矣。嘗云所遇無重物。惟物大。則骯髒而難以提掇。不得暢意耳。人聞其言。莫不以爲自誇之辭。及日擊所爲。始信非虛語也。身不踰中人。每飯僅四五碗。飲酒過斤許。輒醉而酣寢。同輩伺其睡。戲以繩繫其手足。比醒而欠伸。則所繫皆斷。一日方俯首劈柴。有戲技其頸者。得道舉手疊二指輕彈其額。崩然有聲。其人額間忽腫起如鷄卵。血涿涿流。自是人不敢犯。性溫而緘默。凡用力之事。輒以身先。同輩咸喜之。莫與忤者。予嘉其勇而勤。故給與工值獨倍。後病傷寒不汗死。嗚呼。此有用材也。僻居荒微。無以表見。遂爲廝役下走之人。槁項黃臙而歿。豈不惜哉。大司空董公邦達。杭之富陽人。未遇時。與其友某讀書山

寺中。一夕月色明甚。同散步於寺前。行至山麓。忽見一女
人長丈餘。膚色如雪。披髮赤身。持刃立。二人大驚倒地。比
寺僧蹤迹之。則皆死矣。次日董公始甦。備言所見。而某生
竟不復醒。人咸以是女爲山精木怪之流。乘月明而出遊
也。後公顯達。官京師。一日諸客羣集。公偶舉其事。以幸再
生。坐客有精於天文者。歸而考之。則其日其時李星臨於
斗牛之分。斗牛杭之分野也。道家言。李係女身。居恆裸體。
惟朝北斗。始着衣裳。人遭之。未有不立死者。董公所遇。蓋
李星。以福澤正遠。故得免耳。予昔在嶺南。晤宣化令徐公
錫禮爲予言之。徐蓋董之宅相也。所聞爲最真云。

辛亥二月四日。於永泰村觀蓮喜班演一捧雪傳奇。因憶
昔於紹興永壽堂閱遼陽劉廷璣在園雜志所載。略敘於
此。明太倉王思質。字家藏。右丞所寫輞川真迹。嚴世蕃聞
而索之。思質愛暗世寶。與以摹本。世蕃之裱工湯姓者。向
在思質門下。曾識此圖。因於世蕃前陳其真贋。世蕃心銜
之而未發也。會思質總督薊遼軍務。武進唐應德順以兵
部郎官奉命巡邊。嚴嵩觴應德於內閣。微有不满思質之
言。應德領之至思質軍。欲行軍中馳道。思質以己兼兵部
堂銜難之。應德怫然。遂參思質軍政廢弛。靡耗國帑。累累

數百言。先以稿呈世蕃。世蕃從中主持之。逮繫思質至京。
論法棄市。後世蕃伏誅。思質之子鳳洲世麟洲世預賄行
刑者斷其一股。持歸熟之。以祭思質。兄弟對坐啖之。傳奇
所云莫懷古。蓋寓勸誡於姓名。又云以一杯之微。至於殺
身。則作者自言其意。情節雖略爲變更。而事實猶依稀可
溯也。至玉杯名一捧雪者。係當時封疆大吏。作苞苴以饒
世蕃。籍沒之後。流轉於權貴家。廷璣曾一見之。玉色純白
無疵。就日視之。則其中罪罪若飄雪然。洵是尤物。傳奇蓋
合二事而敷衍者也。予謂此劇起釁雖由玉杯。而樞紐則
在遠遁一齣。然紕漏甚矣。夫懷古身爲職官。妻孥皆在原
籍。普天莫非王土。挈妻逃欲何之。且方結怨於嚴。一逃則
奇禍立至。此不待智者而後知。懷古何以昏啓至此。至懷
古方以懷寶取禍。以杯藏之咸南塘繼處。而南塘不鑒前
車。復以此觴巡按。巡按又因玉杯私怨。擅用尙方劍殺重
臣。何其昧也。皆情理必無之事也。安得才藻如孔東塘洪
稗畦者。爲之增補其罅隙哉。予閱在園雜志。在己卯之暮
秋。光陰如駛。忽忽三十三年矣。追數曩時主賓。惟予尙在。
不禁慨然。

吳補之名琦。邑之新市人。南宋宰相履齋公之後。品端學

邃。古之君子也。畫師沈南蘋。花鳥樹石。曲盡其技。而尤長於畫松。凡橫披大幅。片紙單條。莫不遒勁雄奇。駭人心目。人咸以爲畫則佳矣。而松之本幹枝柯。從無此狀。是蓋吳生所心造也。予聞其言而否之。憶昔遊西粵時。曾於丙子初春。自桂林之全州。筇輿山行。見夾道古松幾二百里。有端拱正立。氣象森嚴。具古大臣之丰采者。有獨倚怪石。姿態疎逸。若隱士之瀟灑者。有亭亭百尺。而梢自頂直垂至地。復昂首向上作飛攫勢者。有圍大數抱。斜臥道旁。似蒼龍之偃息者。有身已半枯。而枝葉尙敷榮茁壯者。有長至四五尋。而身瘦僅數拱者。或偃如蓋。或列如屏。或交或倚。或疎或密。怪怪奇奇。無所不有。而惟全州興安之交。一株大蔭數畝。赤蘭千百叢生其上者。爲最奇。稽之志乘。蓋俱北宋時所植。舊制每株以一户守之。免其徭役。官四季較其菀枯。以爲賞罰。勝國以來。咸遵之。故能存留至今。計其年已歷八百餘矣。三十年來。此景時形夢寐。吳畫雖奇。然以予所見者較之。則猶爲未盡其致。世人所云。蓋少見多怪也。女夫程慎齋。藏有吳松一小幅。蒼老奇勁。實盡古松之狀。因憶舊遊。而書數語於幀首。

江樸齋者。邑之諸生也。家於新市鎮。其子南宮。與予家有

葭莩親。數相往來。故得悉其異事。云樸齋素饒於貲。居宅深邃。內樓前後十間。中隔廣庭。江因家口無多。祇於前樓作臥房。而空後樓以貯器物。某年春夕。忽聞後樓有聲囊囊。咸以爲羣鼠作鬧。不之理。次夕。初聞後樓語言問答。繼則喧闐雜沓若多人者。江怪而早起。往視之。甫上階。聞內有人語曰。居停主人來矣。中門豁然開。一老翁出。丹顏白髮。衣冠偉然。迎江進內。江素有膽氣。心知其妖也。而不之懼。入則几案雖江舊物。而室中光景一新。古玩列於几壁間。皆名人書畫。四周糊以明光紙。氈氍藉地。椅榻悉鋪古錦褥。珠燈纓絡。光華燦然。書籍則數架皆滿焉。坐既定。翁自言姓鍾名紫霞。陝之華陰人。攜眷遍歷名區。昨從虎邱來。將遊西湖。靈竺及天台雁蕩諸勝。而山妻忽病故。借尊居暫停行李。必當厚報。但勿聞之外人。爲幸。辭氣溫雅。藹然可親。江辭出。復具衣冠往候之。祇一小童獻茶。而樓上喁喁細語。若十數人焉者。翁揖江而言曰。叨情枉顧。理當奉答。然吾疎嬾已久。不能至尊室應酬也。幸恕之。自後江暇。則就翁所茗話。嘗至終日。翁善談。經史百家。熟如注水。每及南宋元明之事。輒歷歷若親見。至北宋以上。則僅如史鑑。道其大概而已。所歷名勝景物。悉舉以告。惟不言吉

凶禍福。叩之亦不答。祇言惠迪吉。從逆凶。理本昭然。毋俟推測也。書畫絕佳。嘗寫摺扇貽江。一面臨右軍蘭亭序一段。一面做襄陽潑墨山水。江寶而藏之。一日置酒邀江飲。酒酣。催甚。謂江曰。吾與主人形迹胥忘。與至卽飲。切勿作答。席故套也。時當初夏。庭中茶藤盛開。江之女名穎姑者。年九歲矣。獨往摘之。見一美婦烏帕裹首。紫衫素裳。倚檐下。闌干立。垂髻小婢侍。遙謂女曰。吾家與汝比鄰。盍來一顧乎。女不肯。婦自往攜之。女見其和婉。遂隨之行。良久。將一小籃歸。謂其母曰。我至樓下。見一老翁獨坐看書。笑謂我曰。穎姑來。可往樓上坐也。美婦攜我上樓。樓上鋪設華麗。與樓下等。僮婢年皆十餘。咸稱婦爲夫人。樓之東偏爲夫人寢室。一小女年與我等。雙足若纖指。夫人指之曰。吾女也。少於汝一歲。汝當是姊。至西偏見一人坐而讀書。年與哥哥相若。哥哥者穎姑謂己之兄。卽南宮也。已弱冠矣。夫人曰。此爲吾子。汝宜以兄稱之。少頃。一女自後房出。夫人命我呼之以嫂。食我茶食畢。以籃貯物。命小婢攜而送至庭前。謂我曰。汝將歸食之。得暇可再來也。母視其籃。非藤非竹。組織甚工。啓蓋視之。則內貯京師蘋婆果四枚。西涼紫蒲萄數百顆。新如初摘。駭曰。此地此時。烏得有此物。

咸驚異之。嗣後每遇時果。江輒命穎姑持餉其女。而夫人亦常以異果奇花相酬答。一日穎姑往鍾所。因步纏足。予而行。夫人睨視笑曰。我爲汝裹之。則不痛而小速矣。未半月。頓改舊觀。一月後。纖細與鍾女無別。其母竊啓褻視之所。摻足者非髻。乃白糖也。穎姑言。夫人爲纏足時。常呵以氣。其熱如蒸。覺足骨漸軟。故功效甚速。鍾媳每教穎姑以鍼帶。甚有條理。端午製艾虎綵索。雄黃袋之。屬貽穎姑。巧疑出鬼工。一日。翁以藥一九。與穎姑曰。汝謹藏之。俟汝父有急難。可亟服也。不數夕。江於醉中與妾寢。中夜發暈。幾至不救。憶翁之言。碎丸而灌之。未幾卽蘇。精神如舊。次日往謝。翁歷陳酒荒色荒之戒。以警之。江但俯首覲覲而已。相處半年餘。江所見惟翁與一僮。穎姑則翁之全家皆見。餘人但聞其聲而已。江父女雖頻往相敘。翁與夫人祇至中庭而止。未嘗往江室也。江雖秘而不言。而婢僕常私傳於外人。皆爲江危。而江若不聞也者。與翁益密。冬間。江以事往東柵。其友余淳軒者。剛直尙義。方自山左歸。適相值於平橋。問江以家中異事。江諱之。余曰。吁。子禍矣。家爲妖窟。而可漠然置之乎。江怫然去。余與高池貝鍊師善。一日往謁。談及之。懇其驅逐。貝閉目默坐。移時。謂余曰。彼雖

狐妖。然非禍人者。不久自去。毋庸行遣也。江偶他出。有道人面黑而虬鬚。背負一劍。謂其僕曰。汝家妖氣甚盛。吾能除之。然除妖之後。其皮囊須與我耳。僕允諾。不告主母。而從夾道引至庭中。道人右手仗劍。向空劃符。左手持水盞。口吸而噴之。聞樓上語曰。庭中演戲劇矣。盍往觀乎。少頃。道人之劍。忽離手躍起丈餘。而墮於地。水盞亦碎。翁出而謂曰。汝何爲來此。道人不覺屈膝伏地。翁命之出。遂舉袖蒙面跟踉去。僕隨之奔。絆於門閭。蹶而傷股焉。樓上大笑。江歸知之。欲懲其僕。翁以婉言解之。始已。秣陵陳澹山。江之戚也。素善五雷法。一日自蘇至杭。道出新市。因往候江。江置酒款之。而余淳軒適至。留與共飲。酒間。余談及其事。江屢目示之。不肯止。陳默然良久曰。吾試遣之。時夜將半。撤席灑掃潔淨。訖。陳衣冠中坐。几上然二椽燭。供一令牌。篋中出五色紙人五。畫符呵氣其上。按正位置於几。目正視之。而不一瞬。少頃。紙人忽起立。繞案而趨。若走馬燈然。行稍緩。則陳以氣噴之。聲隱隱若雷。行更加駛。至五更。陳曰。去矣。以令牌繫案。而五紙人皆仆。仍置之篋中而起。是夜江之內人。聞後樓喧闐雜沓之聲。不殊曩日。竊從樓後窗隙窺之。見對面樓屋上下皆紅光圍繞。殷殷作雷聲。聞

翁與夫人語曰。本欲俟下月汝病全愈方去。不意陳翁以五雷真火相逼。不可留矣。惜不及一別賢主人。奈何。至五更。聲響漸絕。明早入視之。几榻如舊。地無纖塵。所糊明光紙依然在壁。惟鋪設則烏有矣。几置一篋。啓之。乃鍾翁留別書也。情辭眷戀。而微有怨余之言。江讀之黯然。外留定武不損本蘭亭一冊。郭忠恕山水樓臺一幅。贈江。又以白金十斤爲賃屋價。夫人留珊瑚簪一枝。羊脂玉玦二枚。明珠四顆。碧霞寶石八塊。以爲穎姑異日出嫁添妝之資。澹山入室周視。謂江與余曰。彼大道已成。妖氣消盡。吾雖以真氣逼之。其去不肯作惡狀。彼若不遜。則吾非其敵也。命鑄鐵牌二面。書硃符其上。一釘於正廳。一釘於後樓。嗣後寂然。江惘惘若失者累月。此乾隆六七年間事。

葉天士蘇州人。名醫也。其母老矣。偶患病。天士自治之不效。遍延城內外醫家治之。亦不效。病日甚。天士憂之。問僕曰。此間醫士。尚有學問深而名未著者乎。僕曰。街後有章某者。平日自誇技術過主人。然求其診視者。亦寥寥也。天士駭然曰。能爲大言。當有實學。速請之。僕奉命往。章細問病勢如何。主人何所爲而急迫。僕曰。太夫人服藥無效。病勢日增。主人終夜復徬。口中惟道黃連二字不已。章默識